

時代

文 鄭政恆

最近看到網民發佈了一個年表，是這樣的：

- 2003，被隱瞞的沙士，香港 1755 人染病，299 人死亡
- 2003，強推《基本法》23 條
- 2004，自由行搞到上水粉嶺唔係人住
- 2005，領匯上市，個個街市買餸貴到癲
- 2007，皇后碼頭變解放軍碼頭
- 2010，高鐵撥款，由 669 億元超支至 900 億元
- 2012，國民教育洗腦科
- 2013，香港電視擺唔到牌
- 2014，《版權修訂條例草案》（網絡 23 條）
- 2014，「袋住先」篩選普選
- 2014，新界東北撥款，暫時 335 億元
- 2015，啟晴邨鉛水事件
- 2015，銅鑼灣書局事件
- 2015，三跑填海，由原本 550 億元超支到預計 1415 億元，仍未完成
- 2016，DQ 議員
- 2016，港珠澳大橋撥款，由原本 762 億元超支到 1177 億元
- 2017，《國歌法》
- 2018，割地兩檢
- 2018，飛沙風中線
- 2018，超級颱風山竹「安全度過」論
- 2018，《金融時報》編輯馬凱不獲簽證
- 2018，被隱瞞的非洲豬瘟疫情
- 2019，修訂《逃犯條例》及警察使用過度武力
- 2019，中環海濱送中

至於香港人的回應與訴求，《香港己亥宣言》已寫得一清二楚。香港人都重視基本人權、民主自由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。

詩人以詩明志，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本期 B 版中英雙語「引渡」專輯的詩作，是香港以至各地各國詩人的時代心聲，問題就是——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」。

風雲

文 宋子江

「我們的聲音會否被更強大的聲音蓋過？」我在專輯的詩作〈悼詩：哀兵〉中有此一問。每當時代的政治風雲降臨，香港總是向四面八方發出聲音，近年來她的一片丹心卻換來催淚彈、空包彈、橡膠子彈……且容我再問：面對暴力，詩歌何為？

面對這個問題，我想起了詩人、翻譯家宋淇。一九五三年，他在《人人文學》雜誌發表文章，題為〈「西洋文學漫談」前言〉。一九五〇年代初，南下香港的中國文人都有種遺民心態，我們讀他們的詩歌，可以聽到哀鴻遍野。宋淇在文中勸告，不能因政治活動而放棄日常生活的要素，「在精神生活方面，我們也不能放棄文學或其他類似的活動，因為他們給我們滋養，使我們對生命有信心，對人類保持同情。」政治風雲變化莫測，政治固然要緊，而詩歌肯定也有高於政治的價值。本期 B 版封面的畫作是著名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，關於那位從太古廣場墮下的抗爭者。面對這樣的慘劇，還有後來一次比一次荒謬的事件，我希望創作和閱讀詩歌能夠令作者和讀者對生活保有信心。

除了 B 版以政治為題材的中英雙語「引渡」專輯，本期 A 版繼續立足香港，展望世界。本港詩人劉偉成的「愛荷華詩抄（二）」極具分量；本地創作詩力依然旺盛；鄰城廣州的詩人黃金明讓我們讀到精彩的長詩；葉維廉和沈舒的文章提醒我們港台詩壇一直以來的緊密關係；栩晉繼續探索粵語歌詞中的詩意；在世界詩歌的譯介方面，我們的譯者陳永財、吳詠彤和夏簷分別帶來了 Paul Auster、Mary Oliver 和 José Régio；當然還有李家昇、鄒芷茵的專欄，洋小漫的插畫。此外，我們特約 Ting Guo 訪問了英國藝術家 Edward Luper，還刊登了後者的畫作，以饗讀者。

通過吳詠彤的翻譯，今年一月逝世的詩人 Mary Oliver 告訴我們：「沒有詩人會寫詩來否定生命，或表達對崇高理想的摒棄，或諷刺宗教靈性的追求，貶低希望或感恩；詩亦不會反對溫柔，把仇恨放置在愛之前，更不會歌頌自私、狹隘的心靈。從來沒有一首詩會這樣。從來沒有。」

香港人，加油，平安！